

# 张贤表演的“双缸遁形”让评委打不出分数



魔术小说

一共一百四十多位魔术师，分成七组，每组都有二十个左右的魔术师。按照大会的规则，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，然后再从十四个第三名、第四名中按照评分的高低，再选出六个人，凑成二十位决赛选手，所以在预赛中夺取第一二名，才有十足的把握进入决赛。

第一天，A组的预赛顺利开始，比赛结束后一个小时，结果已经公布，前两名的分数分别是9.36分和9.26分，紧随其后的第三位、第四位魔术师的分数也达到9.19分和9.13分，差距之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

第二天下午，B组的比赛结束，比赛结果更让人惊讶，B组的第三位的分数竟比A组的第一位分数更高！

第三天下午，就是张贤所在的C组比赛，从早上开始，C组的魔术师们已经来到华莱士剧场的后台仓库，纷纷组装、调试着自己的大型道具，唯独见不到张贤的身影。等张贤一行赶到，比赛已经开始了。

C组的魔术比赛继续着，前面的十余位选手，被OUT赶出来的就有三位，垂头丧气心有不甘地回来的有三位，但也有志得意满，得意洋洋地回来的。

贝利的魔术大获成功，从后台都能够听到雷鸣一样的掌声和欢呼声传来，明显比前面十余位选手受欢迎的程度高出不少。

贝利下场后就要离开后台，走了一半却突然折返回来，向着张贤走来，伸出手要与张贤握手。张贤很礼貌地站起来，与贝利握了握手，贝利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对张贤说道：“祝你好运！”张贤笑着用英文答道：“你也一样！”

贝利走后，很快就轮到张

贤上场表演了。司仪站在话筒旁，向台下微微一鞠躬，开始介绍出场选手的身份。“嘿！”台下立即传出一阵议论之声，掌声稀稀拉拉的并不热烈，有人交头接耳地说道：“中国人？不会又是从长袍子下面变出大火盆吧？”“如同是那样，只能OUT！”

大幕缓缓地打开，舞台上灯光一片明亮，张贤身穿灰色长袍，一个人稳稳地站在台上，面上挂着神秘的微笑，向评委和观众们抱拳示意。

舞台上除了一口黑色大缸以外，别无他物，甚至连背景都没有更换。没有音乐，没有奇装异服的助手，没有灯光变换，场上只有一口缸一个人，单调得似乎要进行的是一场哑剧。

张贤静立片刻，没有动作，台下的观众嗡嗡的议论声渐大了，评委一个个皱起眉头，耐心正在消失，如果再过一会儿，张贤还不表演，就会被赶下台去。

正当司仪要走上来的时候，悠扬的音乐声才响了起来，乃是一曲《春江花月夜》。赵承旭此时正站在后台的唱碟机前，猛擦额头上的冷汗。原来大会的某些工作人员，故意刁难张贤他们，说唱碟机突然损坏，放不出声音。直到张贤登场等候音乐时，赵承旭发现是电源接口被英国人拔掉了，他自行插上电源，才得以顺利进行。

张贤配合着音乐声，做了个请的手势，穿着紧身短褂的李易蹦跳着跑了出来，在舞台上翻了几个空心筋斗，停在张贤跟前，两人算是正式亮相。

张贤和李易来到大缸跟前，李易在缸中一摸，从缸中抽出了一把椅子，放在一旁。台下的掌声稀稀拉拉，不少观众已经冷哼起来，彼此商量着把张

贤尽快赶下去了事。

张贤、李易不管这些，从缸中快速地拿出了四五件物品，有椅子、大锤、深色布幔、木盖子，还有两顶英国魔术师用的礼帽，有的观众开始不耐烦，嘴上正想喊出OUT，却见台上张贤、李易手中一使劲，一个形状一模一样的红色大缸被突然提了出来，使得他们一下把“OUT”这个词憋下肚子，换成了“OH”！

两个大小完全一样的缸？另一个应该不可能放得进去啊？张贤、李易料到会让台下人吃惊，李易做着怪相与张贤一起向观众展示了一下能不能把缸放回去，结论自然是绝无可能。

李易把红色大缸滚到一边放好，两个缸相隔足足有五步之远。张贤示意李易钻进黑色大缸里面，李易听张贤吩咐，踩着凳子跨入黑色大缸中，试了试高矮，没跳进去。

评委席中几个老头互相简聊了几句，最后由亨特爵士旁边的一个白胡子绅士凑过身去，对亨特爵士说道：“亨特爵士，如果下面他要把人从缸中变没，这种魔术已经很常见了！如果他要这样做，我们会OUT他。”亨特爵士点了点头，不做评论。

张贤猜到了评委们的心思，他盖好了盖子后，从一旁将大锤子捡了起来，绕着大缸转了一圈，当着评委的面，突然一锤子砸了下去！“哇啦一声，大缸被砸破！”评委席和观众席中传出一阵轻叹，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事情。

张贤毫不停留，不断挥动大锤，几锤下去，已将大缸砸烂，大块的碎片倾倒在地，但不见李易的身影。

张贤把大锤放下，向台下

抱了抱拳，手一指，指向了红色大缸，难道说消失的人在五步开外的红色大缸中？张贤走向红色大缸，伸手在缸中一摸，一把将李易拽了出来。台下观众席中不由得爆发了掌声。

张贤的这个魔术，《古彩杂源》中有描述，叫做“双缸遁形”，形式远没有张贤这么复杂，不过是人钻进一个缸中，从另一个缸中出来。而张贤用了砸缸、还原缸的手段，已是巧妙融合了其他魔术，比原有的“双缸遁形”更高明了许多。

C组的比赛结束，所有人都焦急地等待着成绩，可C组的结果推迟了足足一个小时才张贴出来。而且，这次结果的公布与众不同，居然没有排名，只有分数，之所以没有排名，是因为有一个魔术师的分数是空白，那就是张贤。

C组的张贤为什么没有分数？万国魔术大会给出了一个公告说明，是说张贤的魔术表演真实性有待核实，二十位评委无法给出准确的分数，需要查明一些情况之后，才能确定张贤的分数，再重新公布张贤的分数和C组排名。

万国魔术大会无法给选手打分的情况有四种，第一种是选手可能使用了通灵术、巫术或者基督教禁止的其他邪术，比如撒旦教的血洗礼；第二种是参赛选手有可能获得了一些不公平的协助，比如收买了华莱士剧场的工作人员，为其专门开辟了不为人知的暗道，这对其他选手不公平；第三种是无法判断魔术和特异功能的界限，比如西方曾经有一些特异功能者伪装成魔术师，用特异功能表演来冒充魔术；第四种是可能使用了致

幻或其他危险的药物，用于魔术师本人、助手或者观众身上，而形成的魔术效果。

万国魔术大会其他组别的比赛，依然进行着。张贤却显得十分轻松，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每天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还时不时地傍晚一个人外出散步，也不让人跟着。

等所有组的比赛都结束之后，华莱士酒店地下一个秘密会议室中，七场预赛的评委们都聚集在此，讨论张贤的分数问题。有人认为张贤是作弊，中国人不可能表演这么精彩的魔术！但是也有人反驳，如果中国人有违反规则的提前准备，不得不说是做得很漂亮，这难道不是魔术的魅力所在吗？辩论逐渐变成了争吵，话语也已经转移到对中国人的态度上面。

亨特爵士一直冷冷地看着这一幕，没有发表他的任何看法。最后他让工作人员带了一个进来，那个人就是曾经刁难过张贤的剧场经理。剧场经理向上帝发誓他说的都是真的，这时评委才知道，原来张贤不仅没有作弊，没有收买工作人员，而是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。

C组的最终结果张贴出来，张贤以9.52分居于贝利之后，获得了C组的第二名！而且这个分数，也是所有参赛魔术师中的第二位！

喜讯传来，张贤被人抬到大街上庆祝。街道的另一头，贝利正站在一辆黑色轿车旁看过来，他摘下礼帽，向张贤微微示意。张贤露出微笑，向着贝利点了点头，随即被欢庆的人群扛走。

贝利如同张贤一样，神秘地笑了笑，一转身上了车。黑色轿车飞快地驶离了这里，消失在伦敦的街道中。

# 第一次见面，未来婆婆给我来个下马威

生活小说

我叫韩敏，一个普通的北京女孩，今年28岁了，和董小利恋爱四年半了，恋爱的温度一直保持得恰到好处。可是，我们就是一直因为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原因结不了婚。

我已经好多次拐弯抹角地问过董小利了，咱什么时候结婚啊。他每次都特为难似的说，会结的，会结的，宝贝，时候还不到，等等啊，再等等。

天啊，我四年前听到的就是这话，如今，四年过去了，还告诉我时候不到，难不成要等到我五十岁才结婚啊。女人的年龄可是最禁不起耽误的，眼看着眼角都隐隐约约有皱纹了，我实在沉不住气了，准备逼婚。

今年过年时，他又假情假意邀请我去他老家过年，我这次满口答应下来。

颠簸了5个小时的长途汽车终于到了承德，下车后，又倒了4辆车，直到傍晚，才终于停到了一个四下都是冬季萧瑟的旷野的地方。董小利长出了一口气，推了一把四处乱望的我，提醒说该下车了。

他把三个轻点的包和两个装得满满的购物袋递给我，把剩下的几个又沉又重的包扛起来，“你拎轻一点的，这些我拿着。走吧！”说完，就甩开大步往前冲。我气喘吁吁连背带扛地拎着这几个袋子跟在他身后，满头大汗地跟着他在村子里拐来拐去。

我累得心脏都开始不规则跳动了，两条腿像灌满了铅。

“到了，到了。”他终于停下来了。眼前是一个竹子做成的栅栏门，一头毛驴拴在院子靠近门的一角。

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婆婆？

“爸，妈，我回来啦！”董小利放下背上的几个包，冲着

院子扯开嗓门喊，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急急忙忙冲出来开了门：“可回来了！喂，他爹，孩子回来了！”说完，接过董小利的包，就拎着往屋里走，好像压根儿就没注意到他儿子身边站着我这个大活人，我一边努力想着怎么赶紧和她打个招呼，一边拎着几个包跟在后面，可是，他妈妈不停地说话，我根本就插不进嘴，“怎么这么晚呐，不是说一大早就坐上车了吗？我和你爸爸刚刚还念叨你呢！”董小利接过我手里的两个包，拉着我的手，紧紧跟在他妈妈身后。

掀开厚厚的蓝布门帘，终于站在热乎乎的屋子里了。我放下包，四下一看，屋子里有点暗，屋中间，放着一张摆满了菜的桌子。

“哎呀，你怎么拎这么多东西，我看一看，这手都勒出印来了。你看看这满头汗，”他妈妈一边说着，一边伸手拽过旁边墙上搭着的一条脏兮兮的毛巾，无比心疼地给她儿子擦着汗，“不是说了吗，家里什么东西都有，不用买，再说，北京东西那么贵，何苦花这冤枉钱，每回你都不听，带着这么多东西，路上坐车倒车的多不方便。”董小利嘻嘻笑着，拉过我说：“韩敏，这是我妈。”我赶紧微笑着低头：“阿姨好。”他又转头对他妈说：“妈，这就是韩敏。”

“哦。”他妈妈不咸不淡地答应了一声，“你们坐吧，我去热一下菜。”说完，扭身进了厨房，我一身的热汗现在终于凉下来了，浑身打了个激灵。

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婆婆？

我正胡思乱想着，董小利

爸爸从侧屋推门出来了，“这是我爹。爸爸，这是韩敏。”董小利爸爸微笑着望着我，一脸的高兴，我可算看到一个亲切的让我心里热乎乎的笑脸了，“叔叔好。”我也是满脸笑意，“嗯，嗯，好。你们累了吧，怎么现在才到家呀，不是一大早就出来了嘛？路上不好坐车是不是？”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，眼圈随即红了，原来我心里，最渴望的就是这么知冷知热的问候啊。

“叔叔，没事，坐车挺顺的。我们可能就是在路上磨蹭了一点。”

“你们肯定饿了吧，小利他妈早就给你们做好饭了，赶快吃吧。看看合不合口味？”他爸爸一边说，一边贴过手背去感触盘子的温度，看菜还热不热。

等大家都围坐在桌子旁后，小利爸爸热情地招呼我：“小敏，你看看，喜欢吃什么，这是你阿姨专门给你做的。”

“听说你要来，我忙了一下午呢，快吃吧，一会儿凉了。别认生，这可是到自己家了，我可不喜欢忸怩的人啊，大大方方的，喜欢吃什么告诉我，我下回接着给你做。”小利妈妈笑着望我，这是我自进门以来，看到她的第一个笑容了，心里一下子莫名的踏实了许多。

小利妈妈说着，夹起一个鸡腿，我赶紧端起碗，却发现这个鸡腿落到了董小利碗里。幸亏我只是端了起来，没有凑过去，要不就丢死人了。

颠簸了一天，我肚子早饿得咕咕叫了，刚才进门看到满桌子丰盛的饭菜，我一直咽口水，可现在端着饭碗，却感觉肚子里胀胀的，一点儿胃口都没有。

小利见我傻乎乎地端着个碗只顾扒拉米饭，就挤眉弄眼地开玩笑说：“咦？我的无敌老婆大人这是怎么了？不是你的风格啊！告诉你啊，你要是老这么忸怩着不吃，晚上饿了，可没零食给你候着！而且，也没微波炉，你只能吃凉的啊！”

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他没心没肺地咧着嘴冲我傻笑，顺手把靠他妈妈近的一盘蒜薹炒肉端到我跟前：“快，这是你最爱吃的，我妈炒得这菜，可比你弄得好吃多了。快吃！”

我抬眼看了看他妈妈，正迎上她瞟过来的一个不屑的眼神，他妈妈一边夹菜，一边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我做饭这两下子，不是吹，一般人就是比不上。我们家这三孩子，吃惯了我做的饭，到外面吃什么都没滋味。看看小利瘦的，皮包骨头样儿，在外面没人疼没人管的……”说着，就伸过手把刚刚放在我跟前的蒜薹炒肉端了起来，往自己碗里扒拉够了，就放在小利爸爸跟前了。

我突然像吃了死苍蝇一样恶心。我实在坐不住了，拼命挤出一丝笑容，环顾大家一周：“阿姨，叔叔，我吃饱了。你们慢慢吃。”我拍了拍小利的背，就要站起身来。

“吃这点能饱？哟，这是猫食儿的饭量啊，是不是嫌我做的不可口，哎呀呀，你要吃不饱，回头你爸妈该说你来我们家受委屈了，我可要担着照顾不周的罪过啊。再说了，我和小利爸爸就是专门坐在这陪着你吃，你要离席不吃了，我们还怎么吃啊？”

我说服着自己又坐回到椅子上，他爸妈看我又坐下了，这才端起饭碗又开始有说有笑地

张罗着他儿子吃饭。我看到小利妈妈不断地夹点这个夹点那个，放到她儿子碗里，心里酸的要命。哇噻，难不成在他家这七天，我就得天天干吃米饭。面子是小，肚子是大！既来之则安之，他妈妈不是说喜欢大大方方的媳妇吗？我这回就彻底大方一回。

想到这，我端起碗，伸手去夹着小利妈妈的一盘炒蘑菇，然后又夹了一筷子小利爸爸面前的蒜薹炒肉，扒拉着往嘴里塞。小利妈妈显然被我这个动作惊呆了，瞪大了眼睛望着我，我刚把塞满嘴的东西咽下去，就又端着饭碗半站起来的样子，伸手端过一盘炒豆角，学着小利妈妈刚才的样子，往碗里扒拉了一些，又放了回去。小利妈妈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，惊得目瞪口呆。

小利倒是哈哈大笑着说：“对嘛，这才是我老婆嘛！你天生就不是做淑女的料，别那么硬撑着装怪，哈哈，这才是韩敏呢！我早就料到在这么多好吃的面前，你撑不了多久的，哈哈！”

小利爸爸脸上的惊讶很快地转成了一脸灿烂的笑容，他把我刚才端起的豆角又放回到我跟前：“好，好。我就喜欢这样，大大方方地吃，喜欢吃什么就自个儿夹，这不是在外面，这是回家了。你喜欢吃豆角是吧，多吃点！你喜欢吃什么尽管说，明天，让你阿姨接着给你做。”

我鼓着腮帮子连连点头，真奇怪，刚才装模作样地扮小媳妇时，肚子胀胀的，一点也不觉得饿，现在想通了，不想接着装傻，彻底放开手脚，反倒感觉饿得不行了。